

在這裡當然是看不見一個人，稀疏點綴在廣大草原上的却有他們的幾座碉堡。

回到和談的地方，順便遊覽了一座聯合國軍所建的「自由亭」，裡面陳列了許多有關南韓經濟進步的照片。據說北韓也常招待貴賓來板門店訪問，當然是不會讓他們參觀自由亭的。

美軍雖在三八線一帶有一萬餘名，但戍守板門店非武裝區的人數却不多，雖然他們時時在提高警覺，準備應變，但生活也實在單調無聊。他們自稱爲一羣「瘋和尚」(Mad Monks)。每隔若干時期，這批「瘋和尚」就到漢城去度假一次。在一個軍官俱樂部裡，我看到掛在牆上鏡框裡各國來賓所贈送的紀念紙幣，有一張是臺灣銀行的百元券，上面有劉玉章上將等人的簽名。另在掛在客廳裡的，有一面中國軍事記者團所贈送的錦旗。

在板門店勾當了兩小時，我買了幾件紀念品，再乘軍用巴士回到簡報室，換乘遊覽車返回漢城，結束了這次有意義的戰區旅行。

(上接第39頁)

(一)

雨過雲收素月明，
不眠爲恐良宵負，

夜涼如水正秋清，
獨坐渾忘到六更。

(二)

月夜蛩聲泣不休，
還鄉但願收京早，

離人逢節倍添愁！
莫對新亭枉淚流。

△庚戌中秋望月興感

陳海濤

衰朽漸龍鍾，
身世似颺蓬，
臥嘗待收京，
滯台廿四年，

雪霜侵鬢髮，
全家淪魔窟，
渡海獵胡羯，
獨對中秋月。

△自適

陳海濤

老年好靜避塵囂，
世態白雲蒼狗幻，

一卷南華慰寂寥，
何如濠上樂逍遙。

△怡情

陳海濤

滿架詩書爲我伴，
閒調吾阮小兒女，

一庭風月共晨昏，
自笑老人亦弄孫。

中美兩代世誼

本刊資料

溫德柏來台探海峽石油 邂逅 H. H. Ling 是乃父老友

代表美國亞美和石油公司來臺灣協助探勘臺灣海峽石油資源的代表溫德柏，最近在臺灣找到了與他家庭有兩代交誼的中國朋友，這個朋友原來就是與他公司簽定合約的中國方面負責人——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凌鴻助先生，我們交大的老校長。

溫德柏與凌竹老的見面十分偶然，但其間過程饒有趣味。臺北社交界稱此爲「五十年來中美兩代世誼的一段佳話。」

溫德柏現在的職務是亞美和公司主管亞洲探採油礦事務之協理，這次御命東來是爲了與中國石油公司接洽合作探勘石油的工作。

當溫德柏接到任命以後，便想到他已去世的父親在中國的一個好友，於是他在公務接洽之餘，便寫信給中國石油公司的礦務處長楊玉璠，請楊爲他在臺灣找一個叫 H. H. Ling 的中國人。

溫德柏在信中說：「他的父親 Horace A. Vanderbeek，曾在民國初年執教於上海交通大學，他所要找的就是他父親的學生，他祇知道這個中國朋友住在臺北，希望我到臺灣時與他見面。」

過了不久，溫德柏從美國來到臺灣，仍然念念不忘此事，祇要遇到中國朋友就打聽，終於，在一個宴

會上，溫德柏與凌竹老見了面，可是對面不相識，探詢之下，才知道就是他尋找的 H. H. Ling。

原來，溫德柏的父親當年在交通大學任土木工程系主任，凌竹老正就讀交大，以後出國赴美深造，幾年後自美返國，而老溫德柏也正在此時回美國度假，於是，他的教職便由剛剛留學回國的學生接任代理，彼此交情便從此建立。

以後老溫德柏回美國，竹老於民國十九年再度赴美，曾至老教授家中拜訪，並在其住宅門口攝影留念，竹老至今尚保留着這張照片。

在那張照片中，當時的溫德柏才六、七歲。事隔四十年，溫德柏對此事念念不忘，而竹老在此次見面時，還把珍藏數十年的照片拿出來，興奮的談着當年的事情。

老教授已於數年前去世，現在，由於溫德柏的來臺，重續了這段睽違了四十年的交誼。

編者按：這件趣事曾見諸十二月份臺北聯合報，特摘記以供海外校友欣賞這段彌足珍貴的交際外交佳話。